

歷史空間

「得寵」的虱子

戴永夏

在跟人類親密接觸的寄生蟲中，沒有哪一種能像虱子那樣，得到那麼多的「恩寵」。皇室宮殿、青樓別館，牠可以自由出入；帝王將相，才子佳人，牠都有肌膚之親。也正因有此「殊榮」，牠也常出現在文人筆下，典章之中，並演繹出不少令人解頰噴飯的趣聞軼事。

在中世紀的歐洲，人們都以生虱子為榮。英國著名哲學家羅素在《結婚與道德》一文中曾談到，中古時的歐洲人，衛生狀況很差。當時骯髒不潔會受到讚美，佔統治地位的教會認為「凡使肉體清潔可愛者皆有發生罪惡之傾向。」因此，跟骯髒不潔相伴而生的「虱子被稱為神的明珠，爬滿這些東西是一個聖人的必不可少的記號。」於是，人身上生了虱子彷彿是獲得了榮譽勳章，成了一件十分光彩的事。誠如《我們是文明麼》一書中所寫，「十八世紀的太太們的頭上成群的養着虱子。」即使那些衣着華貴、十分講究的貴婦人，青絲上也「明珠」串串，重重撲粉、厚厚襯墊的高髻上也爬滿了虱子……

在古埃及，虱子也曾被視為「神的手段」。《聖經》上說：埃及的術士曾試圖用幻像來複製摩西的神跡，最初幾次都成功了。但當神使地上的塵土變成虱子時，術士的法術卻失敗了。他驚訝道：「這是神的手段！」

虱子在我國的「榮耀」，也絕不輸於歐洲。儘管國人沒有將不潔看得那般神聖，但名人的骯髒邇邇、不修邊幅一向是被當成美德歌頌的，因此他們身上的虱子身價也不同凡響。清人褚人獲編的《堅瓠集》中有這樣一個故事：有一天，王安石與王禹玉一同上朝，有隻虱子悄悄地從王安石的衣領裡爬出來，一路蜿蜒地爬到他的鬚鬚上。宋神宗看到了，莞爾一笑，把王安石笑得一頭霧水。下朝時，王安石便問同僚王禹玉，皇上為何而笑？王禹玉指着他的鬚上的虱子以實相告。王安石急忙讓從者將虱子消滅，王禹玉卻制止說：「此虱風在宰相的鬚間漫遊，又經過皇上檢閱。如此『高貴的身份』，怎麼能殺？只能將牠放生。」此語一出，引得眾人大笑，虱子也得以「功成身退」。

虱子不但能在帝王眼皮子底下「出將入相」地表演，還能在「青樓戲」裡充當重要角色。《堅瓠集》中還有一個故事：一清客與妓女相對而坐，清客不時地摸出身上的虱子扔進口中，如嚼炒豆般咯崩脆響，妓女見了抿嘴暗笑。不一會，妓女也從身上摸出一個虱子。只見她從容不迫地

將虱子投進熏香爐裡，「啞」的一聲，虱子爆了。清客一見忙說：「熟了！」妓女笑着說：「怎麼樣？這樣比生吃好吧？」一場精彩的表演，虱子雖「壯烈」了，其風流韻致卻傳之後世。

在革命戰爭年代，虱子也照樣能走紅。據說那時虱子曾被稱作「革命蟲」，革命隊伍中很少有人沒招過虱子。在《紅幕後的洋人——李敦白回憶錄》中，美國友人李敦白曾寫到這樣一件事：1946年，在延安的一次舞會上，朱德曾風趣地問他：「你身上長虱子沒有？要是沒長虱子，你就算不上真正的革命同志。」朱老總這話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。確實，在那種極為艱苦的環境中，許多人都把身上長虱子當成革命的標誌，並以此為榮。

一隻醜陋不堪的小蟲，竟能如此得寵，而且還被人稱作「有恆德」（唐·陸龜蒙《後虱賦》：「衣緇守白，發華守黑；不為物遷，是有恆德。」）這讓多數人都難以接受。元末有個叫楊維禎的人，就曾經對虱子大加撻伐。有一次，他在杭州的一家客店裡過夜，被壁虱狠狠地咬了一通，氣得他寫了篇《罵虱賦》，大罵虱子說：「老天為何生出你們這些孽種！你們的毒嘴吸足了膏血，養得又肥又臭，專在世上害人。我要去告發你們，將你們統統消滅！」哪知虱子聽了並不害怕，反唇相譏說：「我們不過是些小毒小臭，雖吸點人血，但出沒適時，死生有時。哪像你們人世中的大毒大臭，違法亂紀，傷風敗俗，坑害國家，殘害百姓。像豺狼一般兇狠，象鏡（註：象為惡鳥，生而食母；鏡為惡獸，生而食父。比喻忘恩負義之徒或狠毒的人）一樣殘暴。他們惡貫盈盈卻受不到懲處，而那些忠義之士反倒受迫害，良善之人不得善報。這種黑白顛倒使得大毒大臭們更加肆無忌憚，為所欲為。你為何不去罵他們，只拿我們這些卑瑣的小蟲子出氣呢？」一席話，說得這位楊先生「增憤加怖，涕泗不支，無言以對」。

虱子的這番抗辯，義正詞嚴，入木三分，矛頭直指貪官污吏和封建專制社會的弊端，不由得讓人擊節叫好！這比起那些只會嗡嗡營營地為統治階級唱讚歌的御用文人來，實在高明得多。這樣看來，古人寵愛虱子，也並非全無道理；而我們對待虱子，也不必完全否定。因為，牠畢竟還能講幾句公道話的「人話」。在謊言充斥的社會裡，僅此一點，也很難能可貴。

古今談

吳羊璧

諸葛亮的神奇

近來很多朋友在看內地拍攝的電視劇《三國》，這個片集規模大、演員多、情節豐富，很可觀。

三國時期，群雄爭霸，最後形成了魏、蜀、吳三國各據一方。在這複雜而多變的環境中，有才能的人都能逞其所長，因此英才輩出，文的武的，都產生了出類拔萃的人物。這裡面，諸葛亮是最出色的軍師，說起歷史故事，人們差不多都把他作為智慧的代表。

《三國》拍諸葛亮，當然少不了他出名的草船借箭一事。周瑜要他在十天內監造出十萬枝箭來用，當時劉備與東吳聯合抗曹操，劉備的力量很弱，但作為合作的一方，當然應該出點力。諸葛亮作為劉備一方的代表在東吳，但孤身一人，有什麼能力在短期內造出大量的箭來？這分明是周瑜在為難他，但諸葛亮不慌不忙，答應下來，能辦得到。而且用不着十天，三天足夠了。還立下了軍令狀。

原來諸葛亮思路很敏捷。自己造箭，在那時根本不可能，不去想，想到的是借箭。那時射箭是軍中最厲害的武器之一，在對付敵人來攻的時候，萬箭齊發，最能夠抵擋得住。諸葛亮

想到了一個辦法，用船去佯攻江北的曹軍，船身紮好厚厚的草蓆，讓曹軍的箭射來，都插在草船上，拿回來用就是了。

但是你平白無故的開來許多草船要進攻，曹軍怎麼就會拚命發箭？他們也可以在岸上故意讓開，埋伏合圍，就看你們上不上來。

這就要解決這個問題：如何令曹軍大量發箭？

諸葛亮有辦法，行。他夜觀天象，知道三天之後江上會發大霧。在那時候，用一隊草船在霧中忽然大張聲勢去佯攻——對方在大霧中不能摸清楚來的兵力有多少，如何部署，不知道是佯攻。在這時候，用箭射住，不讓對方的船靠上岸來，便是最穩當的方法，幾乎可以說是必用的方法。

所以諸葛亮說，行！而且用不着十天，三天就行了。立軍令狀也不在乎。

這事還要靠辦事穩重能看大局的魯肅幫忙。

魯肅答應諸葛亮準備草船，於是，諸葛亮對周瑜說，你等着叫軍士來搬箭吧。

就這樣，三天，諸葛亮交出了十萬枝箭，叫周瑜無話可說。

諸葛亮這個借箭故事，在《三國》中很吸引人。諸葛亮有許多叫人覺得神奇的行事，這是其一。

其實，有可能嗎？應該說，是有可能的，但三天保證辦到，就太神奇了。大江之上，天氣變幻繁多，諸葛亮來到這裡作戰，就必定會了解這裡的地理與氣象。夜觀天象，也是必做的事。諸葛亮自己說過，上觀天文，下察地理，是為將者必有的基本本領，意思是說他就有這本領，早已料知大江在這些日子一定起霧。所以，如果說他答應十天內辦到，但三天就辦到了，這就合理。不過小說總要寫得神奇些，三天就三天。

夜觀天象，就可知道許多事情，這似乎也是神奇的說法，其實倒不然。恩格斯說，農牧民族是最早熟悉天象的，因為天象變化與他們有生活上的直接關係，尤其是定居耕種，更加要了解天象的規律。

夜觀天象，因為天象反映與氣候的一些關係。中國古天文學把天空劃分為五個方位，這是五行，其中二十八宿星為二十八宿，月亮每月依次運行各二十八宿的區域（其他行星與太陽系也在運行），如果運行正常，這一年就四季分明，否則就被打亂，出現災異。這種學說，在考古上被知曉，已在二三千多年前就成熟了。這與現代天文學的「行星對應區及鏡象學說」吻合。

學問淵博的諸葛亮，懂得預判天象，說不神奇也不神奇。

古典瞬間

古詩中的「元旦」

馬健

「元旦」一詞來源於我國古代。「元」有開始之意，「旦」指天明的意思。元旦便是一年開始的第一天，也被稱為「新曆年」、「陽曆年」。然而，「元旦」在古代並非指公曆新年，而是農曆正月初一，亦即春節。從古至今，歷代詩人都為元旦抒情作詩，留下不少名篇佳作。

描寫元旦最著名的古詩，大概是宋代理學家朱熹的《元日》了：「爆竹聲中一歲除，春風送暖入屠蘇。千門萬戶曠日曛，總把新桃換舊符。」本詩通過元旦新氣象的描寫，抒寫自己執政變法，除舊布新，強國富民抱負。全詩文字輕快，色彩明艷，眼前景象與心中情感水乳交融，確是一首融情人景、寓意深刻的佳作。

古代元旦，朝廷一般都要進行賀歲之禮，規模宏大而隆重。其中三國時期曹植《元會詩》，描繪了曹魏時元旦賀歲的場面：「初步元祚，古日惟良，乃為嘉會，宴此高堂……此詩分為三章，首章點明宴會的原因和時間，次章渲染出禮儀之莊重、宴飲之歡暢、音樂之和美，以及宴會的場景。末章為詩人的頌祝詞，願國家萬古無疆，詩人亦願盡忠盡誠，有似壯重典雅。」

唐代另外一位大詩人孟浩然也寫了一首《田家元日》，詩云：「昨夜斗回北，今朝歲起東。我年已強壯，無絲尚憂農。桑野猶耕父，荷鋤隨牧童。田家占氣候，共說此年豐。」詩歌描寫詩人年已四十而未出仕的無奈和傷感，但他並未耽於此憂，而樂在田家的元日，找回自己的志趣，享受五穀豐登的喜悅。

宋詞大家蘇軾在《守歲》詩中，少盡歲之餘，寫下《守歲》詩：「欲知垂盡歲，有似赴壑蛇……努力盡今夕，少



生活點滴

馬東文

丹砂紅輝映中國年

「門巷歡呼十里寺，臘前風物已知春。」這是南宋詩人范成大描寫當時成都海六寺山茶花的盛況。這個時節，小院落宅裡開得這般艷麗，紅、粉紅、深紅、玫瑰紅，大山上也是點綴着一片一片的紅，如霞似火，熱熱烈烈，暖熱心肺。團圓和喜慶，欣慰和滿足，吉祥如意，丹砂紅輝映中國年。

山野漫漫，村莊點點，藍藍的蠶豆花兒，童話的夢想，遠處山上紅艷艷。山上那座古寺後院有一棵古茶花樹，有二百年了吧，滿樹的茶花成千上萬。如明代李東陽描寫一株茶花「拔地孤根聳十丈」，「瑪瑙攢成紅萬朵」。

金庸也在小說中寫過「十八學士、十三太保、八仙過海、七仙女、風塵三俠、二喬」這些茶花。師傅倒上茶水，我們走進了歷史的久遠傳奇，莫名的未知。茶花每一朵都有小碗般大，一朵朵，一叢叢，有着仙女般的味道，裝着滿心的歡喜。遠看，幾千朵茶花又組成了一大朵，這棵樹像戴了一頂紅帽子。甚麼叫壯麗？這一大朵紅就是壯麗，頓生熱烈，令人心潮湧動。「清秀、純靜、堅韌、柔情、壯闊」會從不同角度烘托而出吧。

妻子買的一棵茶花擺在那兒，開着花兒，紅紅的，可愛至極。要是一隻大紅燈籠擺在那兒，也不能奪走它的艷。「這花秀美、典雅。」妻子說。「還有幸福的愛。」我補充。明代陸治《練雀粉紅茶花》：「美人初睡起，含笑隔窗紗。」太形象了。茶花隨和安詳，爬山時經常碰到，紅得山野浪漫精彩。

我家小院裡，媽媽栽的山茶花開得濃艷引人。媽媽愛花更愛山茶，她給這些花澆水、撥草、鬆土，時不時又增加了新的，小院增加了生趣，為小院的人帶來欣慰。她講起乾隆的詩。清代乾隆皇帝愛新覺羅·弘歷曾寫過五首茶花詩，其中一首《詠山茶》：「火色寧妨臘月寒，猩紅高下壓回欄。」一盆開有四、五朵的，「這花開得濃重、端莊、高貴，開在了我們的心坎上，一朵朵像朝霞，這般奪目，這般誘人。」這就是這一盆花的花語。「還真是，媽媽竟懂得這麼多。」我心想。

明代歸有光《山茶》：「雖是寶貴姿，而非妖冶容。歲寒



山茶花開紅艷艷。網上圖片

無後凋，亦自當春風。」過去，沒事的時候，媽媽就把爸爸扶出來坐在茶花旁邊。「光坐在屋裡悶得慌，這花好不好看？」「好看呢，我原來工作的地方也栽過幾盆。」「你能看出它的花語嗎？」「好看，莊重。」「美德，公道，對每一個人都好，不嫌貧愛富，大眾，超脫，實在，溫馨。」

這樣的日子，兩個老人，還有兒女，坐在花神旁邊，賞花悅目，一股茶花的暖流沁進心腑。「奶奶，這些花中，你最愛哪一種？」孫女問。媽媽指着一盆說：「你看，這般鮮艷，還有淡淡的香，花形嬌好，花容漂亮，花蕊黃黃的。」「艷，香，嬌，亮，貴是它的花語嗎？」孫女問。「你說得真好。」媽媽、爸爸和我們聊着天，賞着花，聞着味，談着花事，還有對花的想像，對生活的想像。茶花真美，它就是我們的心情，我們的生活。「茶花深沉、莊重、大方、友愛、淡定，做人也一樣呵，我們要像茶花一樣。」媽媽講得真好。媽媽老了，走路也慢了，但她依舊喜歡着院裡的茶花，看到它們，她就精神煥發。「夜裡做了個夢，夢到茶花了。」也許茶花就是幸福的象徵吧。

清代段琦《山茶花》：「獨放早春枝，與梅戰風雪。豈徒丹砂紅，千古英雄骨。」媽媽愛茶花，我也愛茶花，愛它的熱烈與淡定，它像一把火，燃起希望，燃起感動，奉獻最精彩的美。

神州大地，茶花開放的聲音甜甜的，丹砂紅輝映中國年。